

風流人物楊森

(六)

● 劉昌博（中外雜誌社撰述委員、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打落牙齒朝肚裡吞

在一次參加蔣中正總統主持的例行性中樞動員月會後，何應欽於步出會場時拉住楊森悄聲地說：

「聽說你最近紅得發紫，老頭子（時人私下稱蔣中正總統）連續召見你兩次，真有必要嗎？」

「何事召見兩次，可否見告一二？」白崇禧眼尖，他機敏地湊過來探究原委。

「你們還昧起良心，諷笑我紅得發紫，其實我最近簡直是倒楣到家，氣的嘔血！」楊森滿腹怨恨地說。

「有這般的嚴重嗎？是誰招惹你了？」

「除了敬之兄這個『老滑頭』，和你這隻『老狐狸』，還有誰敢招惹我？」楊

森故作惱火之狀說：「今天非把這筆帳算清楚不可！」

「所為何事？要算何帳？總要講個清楚、說個明白？」何、白兩位上將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猜不透楊森為何如此惱火？

「這次你們害我在先，我楊某作人厚道，非但不懷怨報復，反而以德報怨；今午若不作東謝罪，下次定不輕饒！」楊森堅定地說。

何、白二人在楊森半玩笑性的要挾下，答應中午作東，但在何處餐敘呢？西門圓環的渝園川菜館、成都路和昆明路交叉口的雲南小館及中山堂前的山西小館，皆因地處鬧區；他們三人身著上將軍裝，無論暢談或雅敘，都有所不便。最後決定驅車前往圓山大飯店的翠鳳廳，憑窗可眺望

基隆河、松山機場與台北市區，盡呈眼簾，景觀頗佳，洵是知友聚談的好地方。

在餐會中，楊森滿腹牢騷很氣憤地說：「總統第一次召見我，完全是拜你們雙爽約所賜所害，把我搞成『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在外面，包括總統伉儷在內，嘲諷我『一箭三鵬』——老風流；在家裡，我哪兩位新舊醋罈子，罵我『老不修』，聯合夾擊，吵著要離婚。我後悔交友不慎，被你們害慘了啦！」

「鬧到這般情況！真是始料未及！」何應欽同情地說。

「子惠兄！你有否誇大其詞哪？」白崇禧質疑地問。

「敬之兄雖有些滑頭，但還算有良心。健生兄你還說風涼話，今後『小諸葛』應改名『老狐狸』才對，這是你凡事狐疑

、詭計多端的寫照！」

「別打口水戰了！我們害慘你的原由，總要講清楚、說明白；別誣賴人呀！」何應欽接口說。

於是，楊森喝了半杯白開水，潤了下喉嚨，如數家珍地述說原委：『花蓮阿美三鳳』遠來台北，『小歌后』湯秀芬是找我的；可是，金素蘭和溫小鳳卻是專程來找你們二位『準乾爹』的呀！我熱心安排你們在中央酒店餐敘，暢述別後離情。哪曉得你們臨時爽約，餐後跳舞時，害得這個老阿公一人輪流跟三個漂亮少女跳舞，引起全場矚目指指點點怎不尷尬萬分。

「更糟糕的是碰到蔣緯國、石靜宜夫婦在場跳舞；他們且嘲諷我『一箭三鵬』，艷福不淺。你們都知道蔣緯國口無遮欄是一只『大喇叭』，石靜宜快人快語是一座『廣播電台』。經他倆的義務廣播，整個婦聯總會傳為笑柄。蔣夫人聽了很生氣地說：『一箭三鵬』不僅糟蹋女性的基本人權，且違反憲法『一夫一妻制』的法則；她向總統建議查糾辦。」

「蔣總統藉故垂詢我國參加東京奧運會籌辦進度為名，單獨召見我。實際上是斥責我搞『一箭三鵬』的荒謬行為。我見

他臉色凝重，幸而小心謹慎、應對得宜，才化險為夷。他問我說：『這三個山胞女孩的容貌和歌喉，真如你說的這般好嗎？』我答說：『前任外交部長葉公超直誇讚她們的潛力深厚，是可造之材，還慨允推薦她們赴義大利深造……』我的話未說完，蔣總統竟勃然發起脾氣來，大罵葉公超不務正業，外交連連挫敗，還有興致拈花惹草，太叫人失望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當然不能把你們二位拖下水，更不願將正走霉運的蔣緯國夫婦牽扯進去。我是打落牙齒朝肚裡吞，對你們四位是『以德報怨』、夠厚道、夠朋友吧！」

「最後，蔣總統囑咐說：要我專心籌辦好參加東京奧運，不可像葉公超哪樣叫他失望。男人嘛：偶爾逢場作戲還可原諒，搞『一箭三鵬』是絕對荒謬的！」

何應欽、白崇禧聽完楊森的敘述，對楊森的一肩挑起責任，夠厚道、夠朋友、益加敬重。否則的話：何應欽當時是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白崇禧是副主任委員。際此國難當前，反攻復國任務艱鉅；不臥薪嚐膽、不運籌帷幄，不憚智竭慮，不枕戈待旦。一味風花雪月，一味

射飛逐走，一味遊山玩水，明收乾女兒，暗思金屋藏嬌；倘若總統得知，他扳起面孔打起官腔來，老面子往哪裡擱？

「子惠兄！這次真虧你一肩扛下來；我要破戒乾此一杯，聊表內心的謝意和歉意！」何應欽誠懇地說：「我年紀一大把！體力衰退；謝謝你的美意，實在沒有收乾女兒的興致！」他從此打消了收乾女兒的意願。

「子惠兄！我來台的家庭境況，無法跟你相比；何況家中老小一大堆，七子三女的學雜各費，全賴老妻馬佩璋張羅，一家人蝸居松江路一幢小平房裡，哪有餘力再收乾女兒？你老兄的新店稻子園宅院寬大，可金屋多嬌，我只有艷羨的分，今生無福奢望。今乾此一大杯，諸多歉疚，盡在不言中。」白崇禧說罷，一飲而盡。

「難得老友們坦誠相對，肝膽相照；既然如此，我也不忍心再跟你們算舊帳了！」楊森勉力陪飲一杯，以示舊帳一筆勾消。

「老頭子第二次召見你！又所為何事？」白崇禧追問。

養生之道補益秘術

楊森說明第二次召見，起因於第一次召見時，蔣總統在大罵葉公超後，面露倦容、神情疲憊，右手微有顫抖。楊森耽心他氣壞身體，婉言勸他多憩息，毋須過度操勞，總以政躬康泰爲宜。

蔣總統於臨別時，瞥見楊森精神飽滿，動作敏捷，毫無衰老之態，年逾八旬，卻恍如壯年之人，對其養生有道，十分好奇。

「楊老將，你真是今世的黃忠，寶刀不老嘛！外傳你有延年益壽的秘訣，確嗎？」蔣總統笑問：「我國古代道家的養生秘術，果有奇效嗎？」

「養生確有秘訣，道家於攝生確有秘術。」楊森向室中的衛士們睨看了一下說：「改天總統有空時，我再單獨報告養生心得。」

蔣總統會意，既是養生「秘訣、秘術」，焉能當眾傳述。於是他詭譎地笑道：「也好！改天請你作一專題報告。」

楊森辭出官邸後，以爲總統只是說說而已，因忙於奧運籌辦各事，並未記掛心上。詎料，幾天後官邸來電話，要他於第二天下午三時，在官邸單獨向總統作養生的專題講述。

於是，楊森在百忙中花了半天時間，將其生平養生之秘、健身之法、長壽之道，略分章節扼要列述；從人類對生命的觀念及古今長壽的範例談起，然後是一般的心理健康觀，四時調養的方法，飲食與健康、運動與健身、起居雜修養生法，最後才談到男女房中補益秘術。

楊森和蔣中正是一時代的人物，論年齡楊森比蔣大八歲；他們年輕時代同是英雄本「色」。於女色的興趣濃郁，不分軒輊。惟蔣中正一生討的老婆只有毛福梅、姚冶誠、陳潔如與宋美齡四位而已；但楊森在編制內的老婆竟有十幾位之多。可是，楊森至今身體硬朗，健步如飛；而蔣中正則逐漸衰老，舉步維艱。探究原因，男人的健康與否？不在所討老婆的多寡，實繫於養生是否有道。相傳我國古代的黃帝在位時「日御百女」，至少活了二百七十歲以上。現今佛道教的僧尼與天主教的神父修女，終生不娶不嫁，也不近男女色，許多人卻及早「蒙主寵召」，夭壽歸西。

楊森認爲蔣快速衰老的原因，是他娶宋美齡爲妻後，閭教太嚴，爲了國事奔忙，離別多會合少，陰陽不調和所致。因此

，楊森所擬的養生之道，重點放在最後一章的男女房中補益秘術上面。

「子惠兄！你真的向老頭子當面傳授房中補益秘術？」何應欽質疑其真實性。

「自古帝王的後宮佳麗逾千，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曾重視房中補益術。他是當今戒嚴時期的統治者，其權力與帝王何殊？寄望健康長壽，永生不老，甚至羽化登仙，古今皆然。敬之兄！你別打岔，讓子惠兄快講吧！」白崇禧迫不及待，急想知道箇中奧秘？俾能從中學會幾招，日後派上用場。

於是，楊森說他攜帶了健康長壽的養生之秘的草稿，準時前往士林官邸。蔣總統已睡飽午覺，好整以暇地等待聆聽他的高論。並遣走身邊侍衛，俾便楊森能夠暢所欲言。

閉門暢談差點穿幫

楊森原打算從他所擬草稿的第一章節講起，循序漸進，最後的一章節才是房中補益術。可是，蔣總統卻開門見山地問：「道家的典籍記載，黃帝日御百女，採陰補陽，遂得以健康長壽，果有此可能嗎？」

此一問，攪亂了楊森原先擬好的草稿，只得臨時改動順序，把「房中補益術」這一章節，顛倒過來，提前講述。

楊森單獨面對蔣總統一人，渾無忌憚地答說：黃帝日御百女，或係誇大之詞，但其每日交媾的女子眾多，必是實情。黃帝健康長壽，活了二百七十多歲，典籍上亦有明確記載。此說明每日與眾女相處，只要交媾得法，非但不損傷身體，進而採陰補陽有益健康，臻至長壽二百餘歲。

再者，黃帝每日所御的百女，絕不是雞皮白髮的老嫗，也不是「虎狼之年」的中年婦女，必是綺年玉貌的美少女。男子與少女交媾，必然興致高昂；倘先後與不同少女交媾，各有美妙的新鮮感，久戰不疲，在身心愉悅狀態下，採得眾女的純陰以益補獨陽，焉有不健身延壽之理！

講到此處，楊森瞥見蔣總統面帶笑容，專心聽講，頻頻點首，似乎深然其說。楊森受到鼓勵，於是又大放厥詞說：少女尤其是處女，於性行為沒有孰優誰劣的比較，情感最是純真專注，且無各種性病傳染的顧慮，洵是純陰之極品。

楊森進一步的比喻說：「咱們上了年紀的人，欲享床第魚水的樂趣，最好與少

艾交媾，猶如老牛吃嫩草，不傷齒牙，不壞腸胃，容易消化，更能增進食慾。如與老嫗交媾，無異老牛啃枯草，必然性趣缺缺，不啻攀爬荒山古道，精疲力竭，汗流浹背，慘不忍睹。」

「楊老將！不！子惠兄呀，你比喻得妙！」蔣總統聽的入神，不禁忘情讚譽。「我再作一個比喻。」楊森提高嗓門欣然地說：「咱們上年紀的人，身上的各種器官的功能逐漸退化。在飲食方面，如果吃乾冷的剩飯，啃筋骨眾多的排骨、喝辛辣油膩的殘湯，必然損傷齒牙腸胃，甚而吃出病來。」

「如果，吃的是鮮嫩的蔬菜如：青炒荳苗、火爆子雞片或鮮魚片、紅燒嫩豆腐、開陽嫩白菜或蕃茄炒蛋等菜餚，清淡鮮嫩可口，不致傷及齒牙或腸胃，倘喝的是燕窩湯、青菜豆腐加蛋花湯（以子雞湯作湯頭）或鮮魚湯等，不但不傷腸胃，且幫助消化，滋補身體，於健康有助益。而人類的體質跟植物一般，年輕人有如初萌的苗樹，生機蓬勃，尤其少女的……。」

楊森剛說到這裡，正要申論少女的體質鮮艷嬌美，有如初春綻放的花蕾……這時會客室的房門突然被推開了，闖進一

位高貴的女士，她就是我國當時的第一夫人——宋美齡。蔣總統瞥見她闖進來，臉上浮露錯愕表情；楊森也楞住了，不知如何「申論」下去才好？！

「你們兩位老友，關閉房門密談，神秘兮兮的；我以為必是商討軍國大事，或什麼不可告人的不傳之秘術！」蔣夫人定睛地看了他倆一眼，忽然勉強而詭秘地說：「原來你們是在談飲食與養生之道；什麼青炒荳苗、鮮魚湯，的確清淡鮮嫩可口，我也喜歡吃。楊老將！請坐下、不必拘泥，繼續講吧！」因她一向對楊森的「多妻」有成見，態度甚是冷峻。

蔣夫人如此一說，蔣總統和楊森都鬆了口氣；因為她在門外只聽到最後的這一段而已。否則，就穿幫了。

健康延壽長生久視

蔣總統耽心楊森繼續「申論」下去會招致蔣夫人的反感；遂急制止說：「今天講到此處為止，改期再續講吧！」

「楊老將的養生之道，必有不傳的奧秘！」蔣夫人認真地說：「你近來健康情況不佳，我今天下午婦聯總會又沒事，正好一同聽楊老將的強身延壽秘方！」

於是，楊森只好留下來。當然，蔣總統害怕他露骨地講述「男女房中補益術」，自是著急萬分，頻以目示意要他切不可亂講。

楊森雖年逾八旬，顯然頭腦清晰，反應敏捷。他肘思片刻，遂將專題講述的章節順序調整，把只能向蔣總統單獨講的「房中採補術」及「房中補益術」略而不講；卻回過頭來從人類對生命的觀念及古今長壽的範例講起。

於是，楊森仿如一位得道的高僧，或參悟生命奧秘的哲學家，鼓其如簧之舌，在蔣總統伉儷面前，莊穆地大談其健康延壽的心得：

……人的生命是極其實貴的，人類所進行的一切物質活動及精神活動，都有賴於生命健康。在天地初開，人類衝出原始莽林的時代，強健的體魄與長壽的生命，乃是征服大自然的先決條件。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人類奔向茫茫宇宙的時代，健康長壽是開創事業、繼往開來，中興復國的法寶。

老子在「道德經」裡有所謂「長生久視」的學說。其實老子的「長生久視」，是要每個人都能盡其天年；道家卻把它衍

化為對「長生不死」的嚮往。

咱們中國人的理想社會是「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希望老年人都能「樂享天年」；而「天年」是指人最高極限能活到的歲數？依據道家的說法及西洋生命學家的研究，人類的「天年」應是三百歲，或許更多。

由於，人類不知愛惜所居住的地球，長年累月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藉大力開發的美名，污染了空氣、水質及土壤，甚至達到不適宜於居住的地步，故而壽命減少了二分之一，約一百五十歲。

復因人類不知節育，繁衍過速，生存空間狹擠及生活壓力加大，浸至戰亂頻仍，疫病傳染流行；兼之，人類本身貪慾之心強烈，爾虞我詐，暴飲暴食，晨昏顛倒，操勞過度……等惡質化行為，又使壽命平均減少一半，約為七十五歲，甚而不到。

以至演變到「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悲慘境況，咱們中國誤以為七十歲即是人生的「天年」，其實大謬不然。因為，在我國自古即有許多獲得養生秘術的人，真的作到「壽比南山」，健康而長壽。在傳說中咱們的遠祖黃帝，他就活了二百七十多

歲，還有唐堯時代的彭祖，活至七百六十七歲，一說是八百歲，是上古最長壽的人。

楊森說：在四川的長江邊有一個長壽縣（在重慶下游約一百二十華里），自古長壽百歲的老翁老嫗多的是，故以長壽名縣。民初河北良鄉縣一老翁的一百四十歲生日，時任總統的黎元洪特頒「古稀重慶」匾額旌揚。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一九二七年，楊森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駐防川東地區的萬縣，傳說在轄區開縣的陳家場。有一位人瑞名叫李青雲，他獨居於大壩口鐵鳳山茅屋內，都說他已高壽二百五十歲以上。楊森不深信，遂備輜佚八人，擬分兩班換抬，迎他到萬縣供人瞻仰。可是，他捨輜不坐，健步下山而來，一入縣城，市民萬人空巷沿途爭睹「李神仙」。

楊森將他招待住於商埠局賓館，易換新衣，一切安頓好後；楊森前往訪問。李氏說生於清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七年），是綦江縣人，開縣是其流寓之所，一生結婚近二十次，因他壽命太長，妻子死

了又娶，娶了又死，如有機緣，他還想討一房少妻。以致他的妻子和子孫到底有多少？早已記不清楚了。當時，他是孑然一身，自由自在地獨居山上。詢及他的養生之道，他侃侃而談，歸納精義，似乎接近於道家。

以後，楊森在四川境內，轉戰南北，一度駐防成都，曾先後前往峨眉山和青城山探訪養生有道的高僧。他將李青雲和這些老和尚或老道士的養生奧秘，熔為一爐，研發出他自己的養生心得。

楊森說他的養生之道，簡單講來只有十二個字：「終身學習、修文習武、持之以恆」。每天清晨六時即起，每晚九時必睡，食有定時定量，運動時務須喘氣出汗，生活習慣上，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熬夜；工作時心不旁騖，專心工作，如斯而已。他且舉出世界上不少長壽者的經驗談，以佐證其觀點：

養生得法長壽百歲

蘇俄高加索人伊巴卓夫，享年一百五十歲，他的養生之秘是「我認為不斷的工作，簡單的食物，每天在山野爬山，在山溪洗澡，是我的長壽原因。」

活了一百〇四歲的美國婦人茱莉說：「我一直忙碌工作，不要怕煩。」

活了一〇五歲的墨西哥婦人艾達說：「我每天忙得沒有空去煩惱。」

有一位峨眉山鄉農劉樹青，活了一〇九歲，他說：「我每天辛勤工作，翻山越嶺，在家宅四周種花、種菜；另外還養雞、養魚；先後娶妻十二人，總在忙碌中過日子。」

楊森認為忙碌是幸福，懶散是罪惡，運動是靈丹，煩惱是毒藥；一生娶妻多寡，與長壽無關。

他原想進一步大談養生的心理健康觀念，及四時調養的方法；但見蔣總統興致缺缺，惟蔣夫人卻津津有味，聽的入神；尤其，她對楊森的幾點養生建議，十分讚賞，詢問後一一記在紙條上。這幾點建議是：

- (一) 煩惱要排出。
- (二) 運動要有恆。
- (三) 親近大自然。
- (四) 培養幽默感。
- (五) 日常生活要有規律。
- (六) 情緒上避免緊張。
- (七) 參加正當公益活動。

(八) 在工作上不要有自卑感。
(九) 以種植花木來調適身心，以繪畫習字來增進情操。

楊森見蔣總統伉儷對其養生講述，反應不一；兼之，時間太長，易生倦乏。乃草草結束了事。楊森說這就是第二次召見的始末，何應欽和白崇禧二位聽後，感想卻各有不同。

「老頭子！聽到前段講述，興致缺缺是因為有蔣夫人在座，你不敢講他想聽的『房中補益術』之故。」白崇禧嘲笑說。

「蔣夫人對你的講述聽的津津有味，是因她有宗教家的修為、藝術家的學養之故。」何應欽頗為推崇蔣夫人。

楊森補充說：「蔣夫人聽了我的講述，稱讚我的養生之道有見地。她勸我說：『楊老將呀，你的身體再好，也不能一箭三鵬呀；何況咱們都是播遷來台的孤臣孽子，反共復國的任務艱鉅喲！』她是語重心長的勸戒，我的銘感在心。」

「我辭別時，蔣總統慎重地囑咐，要我專心籌辦好參加東京奧運會工作，切盼楊傳廣和紀政奪得金牌凱歸，屆時他要親自頒獎，以示嘉勉。」

按日後蔣夫人拜國畫大師黃君璧學畫

山水，卓然有成。她在士林官邸督導園藝專家廣植玫瑰、蘭花及菊花等，皆是受到楊森建議的影響。由於，蔣夫人對楊森的十點建議，幾乎照單全收，而今她已高齡逾百歲，健康尚稱良好，可見長壽百歲，只要養生得法，人人可期。

率團隊參加奧運會

蔣總統對楊森的建議只接受了約三分之一，惟他於「親近大自然」及「日常生活要有規律」兩點，甚為重視。為要親近大自然，晚年在陽明山、日月潭、阿里山、澄清湖、桃園復興鄉、大溪、花蓮天祥及屏東恆春等名勝風景區，皆建有簡易別墅，作為公餘渡假休閒場所。其餘多項建議，他未能接受，以致他健康狀況欠佳，只活了八十九歲而已，於養生之道的修為，蔣總統遠遜於蔣夫人甚多。

為要遵照蔣總統兩次召見的指示，必須籌辦好參加第十八屆東京奧運會，楊森為要加緊集訓選手的場所，大傷腦筋。旋得知坐落於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一五三巷三號的台北美國學校，即將搬到士林新建校舍開學；於是，急囑中華體協總務組員工待命，俟美國學校前門搬走，體協即於

後門搬入；從此，體協才有集訓選手場所及辦公室。這塊場所的土地，佔地約兩千四百多坪，產權屬於國有財產局，許多中央機關都想據為己有。尤以當時的新任國有財產局長李立柏，帶了大批人馬欲搶回改建新廈，均為楊森峻拒，其魄力令體育界人士稱道。

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十八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會期為十月十日至二十四日。楊森以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兼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的身分，擔任該屆奧運會中華代表團團長之職，率領團員一百〇二人前往參加，包括田徑名將楊傳廣、紀政在內。

這次我國參加東京奧運會，論成績不只是乏善可陳，簡直是慘不忍睹：一是我國曾在羅馬奧運會上勇獲十項全能銀牌的田徑選手楊傳廣，不小心遭人暗算吃下瀉藥拉肚子，復受新記分法影響，致與獎牌絕緣，僅以七、六五〇分獲得第五名。二是我國田徑女傑紀政，參加女子五項運動，演出失常只以四、二二九分，列名第十七。最糟糕的是射擊選手馬晴山、團員陳覺二人叛逃投奔大陸中共。前二者令海內

外同胞的希望落空，後者更令國人蒙羞。

團員叛逃鍛羽而歸

該團鍛羽回國後，受到最嚴厲的檢討與指責。競賽成績欠佳，歸罪於楊森及有關組訓人員，未盡到督訓責任。至於，兩名團員叛逃，歸罪兼副團長江良規及隨團保防官員范子文、陳元忠等保防重點錯誤，方向偏差所致。范姓保防官是在情治單位講授情報學的專家，出發赴東京前，他研判團內忠誠度有問題者有七人，情節最嚴重首推團長楊森，次是六名隨團採訪記者。於是范某等將保防人力全部投注在楊森及六名記者身上；結果卻忽略了馬晴山、陳覺二人，他倆在中共諜報人員的誘騙下，離團潛逃大陸；以當時「漢賊不兩立」的緊張情勢，可謂大事一樁。

將其中六名隨團採訪記者列為問題人物，以防防觀點來看，他們全是散兵游勇，生活放蕩不羈，難以管束，最易受到中共諜報人員誘惑。

列楊森為忠誠堪慮者，肇因在當時認定他的「叛逃」可能性最大。因為，楊森妻多子多，馳名中外；其子女中有兩人早年即參加共產黨，化名改姓，銷聲匿跡，

行蹤無人知曉。那時外電及我方潛伏大陸諜報人員，均盛傳近期中共政權新竄起的重要領導之一的鄧小平，即是楊森化名的兒子，因當時參加革命的人，為恐連累家屬，多改用化名。經查證楊森和鄧小平皆是四川廣安人。外型都是五短身材的矮個子，機敏精明堅忍卓絕的性格相同，一口道地四川鄉音不改，論年齡相差二十三年（楊生於一八八一年，鄧生於一九〇四年），剛好是父子相距的年齡。故此大家研判他倆是父子關係的可能性甚高。

當時，鄧小平在中共政權裡，論權勢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位居要津，可想而知。而楊森在台灣只是搞體育的民間社團負責人，毫無實權可言；他趁在東京參加奧運會機會，潛返大陸父子團聚，樂享天年，亦是人之常情。范某等人對楊森的行動，嚴加監控，也未可厚非。

少妻改嫁老妻病逝

楊森是個責任感很重的人，自認督導無力有負國人及總統伉儷的期許，欲引咎辭職，獲得蔣總統伉儷及體協全體委員慰留。此後他認為我國今後要在國際體壇有傑出表現，不能只寄望在一、二位選手身

上，務必推展全民體育，根基深厚，才會人才輩出。爲了此一理念，他出錢出力，全心投入；至今大家仍感懷他對台灣體育的重大貢獻。可是，楊森從東京奧運會歸來，他的家中並不平靜；因爲前次的「一箭三鵬」緋聞風波，尚在家裡的兩個妻子田蕙秋和胡慶瑜間發酵，吵著要分產分家。

當時，胡慶瑜已從台大物理系畢業，在校歷年平均總成績爲九十三·七分，榮獲錢思亮校長頒發獎狀一幀。她理直氣壯地說：「你既然打算要送花蓮阿美族乾女兒湯秀芬赴羅馬深造學聲樂，我是你的妻子，又爲你生了一個女兒漢台，更有資格出國留學！」

胡女因在台大成績優異，經由校長錢思亮、物理系主任戴運軌聯名推荐，獲得美國名校麻省理工學院入學許可。楊森一則因她確是可造之材，二則爲消弭家中鎮日吵鬧的困擾。乃答應她遠赴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系深造，一應學雜費用，全由楊森負擔。後來她不負厚望，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但卻與楊森離離改嫁他人。

田蕙秋得知楊森偏愛少妻胡慶瑜，拿一大筆錢給其赴美留學，她氣妒萬分，吵

著要分產，引觸宿疾高血壓發作，不幸「中風」臥床，此疾必須長期靜心療養，可是她一向任性好強，緬懷在重慶時代的煥赫歲月，以及如今受到的冷落與病痛雙重打擊，心中難以平衡，不久含怨而逝。

楊森懷念舊情，將田蕙秋靈骸，安葬於新店稻子園後山之麓；朝夕皆可悼弔。

當往日田、胡二女在家時，經常吵鬧；楊森不得清靜，嫌她們太煩叨。而今，家中沒有女主人，偌大庭院只剩下老僕及小女兒漢台，怎不空虛寂寥？兼之，參加東京奧運會又鎩羽而歸，接二連三的不如意事，使這位一向堅強的楊老將，也憔悴多了。他的狩友兼好友何應欽、白崇禧、葉公超、蔣緯國等人，耽心楊森憂傷出病來。爲要使他開心，大家建議前往花蓮狩獵，必然會見到他那位如花似玉的乾女兒——小歌后湯秀芬，倘能撮合這段梨花壓海棠的老少絕配，不失佳話一樁。於是，心動不如行動，他們懷著少年人的心情，整裝結伴出發了。（參考中外雜誌第二期楊森著「我的養生之道」、第卅四期楊森著「我的養生秘訣及家庭生活」、第卅七期嚴靈峰著「相信有人會活到二百五十歲嗎？」）（未完待續）